



东关隐

葛良琴

1

关于东关的那些记忆,如同一条河的名字,被我扔在过往的岁月里,一如眼下的东关,将它的真身隐于云雾的深处、更深处。

2

索道站在天柱山后山,临龙潭河,四周环以更小的高山,那些山峰,影影绰绰,如仙如幻。横峰成岭,雾色里,显得比晴日更远,时而更近,这全凭雾的浓薄,而雾是变化不断的,像千军万马,正在不停地向这里聚拢、奔跑。几年前,曾在这里歇过一夜。那是个大月亮的夜晚,我们在窗户里,在廊檐下,抬眼就能看见诸峰高峭的背影,在月色里发着冷光。

雾里的东关,月下的东关,到底更欢喜哪一个?还真不好说。正在脑补时,听见一个姑娘在做直播,手指着我的右前方说,那个方向就是牧羊河。这话瞬间拍醒了我的记忆,我像一个大梦初醒者,心里忽地一紧:当年牧羊河边的那个牧童,如今也该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,如果重逢,我们或许会互相用手一指:嗨,你也老了呀!

此时,我们已经坐在缆车上,顺着她手指的方向,居高临下地望着那深不见底的沟壑,我不敢肯定,那飘荡不定的白色是不是牧羊河。或者说,此时的牧羊河,似乎更像是一截被谁扔在山壑里的白纱巾。

我恍惚看见河岸上走来了三个年轻人,二女一男。准确说,那是三十五年前,1990年的五一节,女孩即将大学毕业,她与男孩的恋爱,受到了父亲的反对。对前路的茫然,加上爱情受阻,让她无所适从。她是自卑的,因为家乡的贫穷。她又是自信的,因为家乡有这座山。那是一段惘然无措的时日,她似乎需要一段经历来证明什么,于是动员室友和她一起,从芜湖坐船回安庆,和男友一起游玩东关。

刚下过一场大雨,他们走过一截田埂,循牧羊河而上,但路在前方出现了分岔。正巧有牧童在放牛,男孩向他打听上东关的路。牧童大约十来岁,正是上学的年龄,看他局局促促的样子,女孩判断他或许失学了。常年风吹日晒,他的脸颊是那种山里人才有的焦红色。穿着也很破旧,脚上是一双不合时宜的布鞋。不合时宜的着装,不合时宜的神态,不知道为什么,女孩那一刻从心里非常同情他。

顺着牧童手指的方向,他们开始爬坡。男孩先爬上去,从上面伸出手,室友大方地将自己的手交出去,男孩使劲一拉,室友顺势爬到坡上,开心地拍打男孩肩膀大笑。那一刻,她在心里后悔了,后悔不该带室友同来。她赌气甩开男友的手,自己拽住一把草茎爬了上去。室友来自繁华的大城市,打扮时髦,行止落落大方,相比之下,她就像那个牧童,是个不合时宜的存在,似乎是来自远古



大美东关 王立新 摄

的原始人。还记得下船时,她自嘲地对室友说,我即将带你去看远古文明。没想到,她自己就是那个“远古文明”。

这样的开始,注定接下来的旅行不会太愉快。以至多年以后,女孩刻意忘记了那次旅行,唯记得那条河的名字,以及河边的那个牧童。

一条河怎么会有那么美丽的名字?她无从知晓。她也不知晓,她的室友和男友是否还记得那个牧童。但她记得。但也仅此而已,他们只是萍水相逢,或许,她记得的不是某个人,而是某种心境。

3

毋庸置疑,从东大门到大天门之间的那段玻璃栈道,是东关胜景的绝佳处。雾还不太浓,这让她不仅能清晰地“看”近处的石头,还能朦胧地“望”远处的山峰。其实连望也是奢望,那些戢戢乱峰,就好似一个个头戴银钗环的女子,一眨眼工夫就躲起来不见了。

任何一场旅行,都有它的原因。有人为了看风景,有人想以自己的方式生活,而我这趟旅行,是为了吹走时间的尘埃,让尘封多年的记忆重见天日。

一路走来,我都在不停地向朋友打听,奇谷天梯在哪里?废掉了么?毕竟,栈道上的轻松行走,如履平地,这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那场辛苦爬行。记得当时下山时,我们几个女生都下了决心,这辈子再也不来了。但惟其辛苦,才越发印象深刻,故在鹊桥观景台,透过越来越浓的云雾,再见它时,我心里欢喜了——我记忆里的那条天梯啊——在白雾里,它可不就是天梯?我站在云雾之上,它在我的脚下,好比在天堂上,回望来时的路,遥远、隐秘,而又缥缈。

那是1986年早春,我在野中读高一。班上有位同学,祖父是山上的药农,不仅带我们走了一条极近的登山路线,还成功地避开山门,为我们解除了门票之忧。

那天我们吃了午饭就动身,走到

半下午,开始掉雨点,到后来,雨越大。我们互相共伞,相携攀援。到茶庄前,一路上的景致几近散漫,没什么可圈点。从茶庄往上,便觉山川风物完全不同了。傍晚我们赶到青龙涧,当地人叫作蛇形坦的地方,那里有个招待所,住在那里的目的,是第二天好起早看日出。那个时候,天柱山还刚刚开发,很多地方甚至连台阶都没有,需要手脚并用,借助竹根和草茎,前拽后推,才能上去,但惟其如此,我们才看到了天柱山最原始的野趣,比起后来人,我们又算很幸运的了。

招待所的条件简陋得不得了,一个很大很高的草棚子,里面摆放了很多类似于我们学生宿舍的两层单人木床,拼接在一起。那晚外地游客特别多,很多人甚至打地铺,听他们谈话,都是为了看日出,又担心雨这么一直下,明早会不会停。听他们这样说,我也着急起来,睡前还跑到屋檐下,看着雨点滴落在萧疏的灯光里,发了一会呆。十五六岁,正是不知人间愁苦的年纪,听着雨打在棚子上的声音,我们酣然入梦。睡到半夜,我醒过来,听见后面传来隐隐约约的人语声,坐在床上,看见外面黑地里有人烧篝火,再仔细听一听,棚子上的雨点声没有了,只有屋檐下还有残水滴落下来,滴滴答答打在地面上,在灯火阑珊的深夜,显得尤为寂静。

酣睡中,被嘈杂声吵醒,原来是老师和同学催促起床了。爬起来一看,前一夜密密麻麻睡在床上的人不见了许多,偌大的棚子显得空旷起来。我们跟着人群往山上爬。雨不知什么时候完全歇了,熹微的晨光中,还能见到天上三两颗大星星。随着流动的人影,我们赶到丹砂峰时,已经有很多人早于我们在等待着了。不多会,只见一团火圈在云层里慢慢滚动,慢慢将云烧成红、紫、黄等各种不同颜色,忽地,一只火青蛙蹦出云层。我跟着人群大呼。

接下来是爬天梯。石梯旁没有栏杆,且极陡峭,完全是在峭壁上削

出来的一条梯子,后人只能看见前人的屁股。我们根本不敢直身,因为近旁既是万丈深涧,走在前面的同学扔一个小石头下去,过很久才能听见清脆的砸落声。老师一再提醒我们,不能并列爬行,只能一个接一个往上作蛇行。不知道爬了多少阶,等到我们循级攀爬,直造山巅时,回望身后的旷远重山和复岫回峦,疲惫一扫而空。

其实,旅行带给人的好处,不仅在于自然本身。比如,此刻,站在大天门前的我,就只有感动,那种想哭的感动:我何德何能,可以享用大自然这样大方的馈赠?同时又很愧疚,怪自己词穷,无法用至美的语言来描绘它,渲染它。“石皆巨大,或裂横欲堕,或棱砺箕踞,或乱矗层叠。”多年前,我曾经尝试用这样的语言来写它,但现在,我觉得这样的描写多么空洞多余。我只需静静感受就足够了。

4

说不震撼是假话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对一切永恒的东西都心怀敬畏,比如石头,比如眼前的这样巨石山。作为人类个体的渺小,与它作为这个星球永恒的巨大,近距离这样对眼,直面,我忍不住对它庄重起来。由此,我想到一个很哲学的问题:眼前的石头,来这之前,它经历了什么?它在这里站了多少年?它还要站多久?其实,属于它的时间是不能用年来计算的,或者说,它根本没有时间,人世间表达时间的词汇,如过去、未来、公元前……这些对它都没有用,都不过一瞬间而已。

但它是一切事件的在场者,旁观者。它见过皖公的姿容,见过刘兰芝婆母的泼辣,也见过周瑜的风流,刘源的英勇……当然,它也是一个合格的吃瓜者,对于众生相,它是笑耶?苦耶?苦众生的苟且和琐碎,笑他们的小心机和小得意。对了,多年前,它看见那个女孩,因为吃室友的醋,而与男友闹别扭,以至差点分手,它若有情,它会怎么想?你或许会说,它只是石头,它什么也不懂,但其实,世间的一切,包括你和我,所有的所有,都不过是它的刍狗。

那条蜒蚰还要爬多久,才能出头?那个含饴弄孙的祖母,过去这么多年,怎么不见老?还有,那架超越人类思维,奇巧至极的鹊桥,是多少喜鹊搭建起来的?

雾越发浓了,羊脂一般,给我一把勺子,就能舀起来一碗似的。尽管明知道满山都是人,却谁也看不见谁。不见一人,却闻人语,这种感觉真奇妙。突然有人在回音台喊起来:你过来呀,你打我呀!我听到有人笑,有人学他喊,越来越多的人加进来跟他一起喊:你过来呀,你打我呀!

我笑了,也跟着喊了,我承认,这真的很解压。